

艺术·论坛

艺术与生活：

一个永恒而常新的命题

毛时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70年来,我们生活的时代和文艺本身,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时至今日,《讲话》的基本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艺事业。《讲话》当年提到的许多“问题”,依然是当今的文艺创作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去深思去领悟。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理论经典的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讲话》文艺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探讨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从希腊、先秦时代就已开始讨论。直到今天,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正如永远装不满的箩筐,各个时代都把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思考装进去。比如古希腊哲人认为艺术比生活更完美。亚里斯多德就说过:“为了获得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画家所画的人物应比原来的人更美。”而19世纪的俄罗斯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美是生活,现实美高于艺术美。他说,想象绝不能想出任何一朵比真的玫瑰更好的玫瑰。相隔两千年,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唐代诗人李贺有句诗:笔补造化天无功。这里的造化,就是自然和生活。艺术可以使自然生活更有美感。毛泽东的《讲话》,在艺术和生活关系上集中展开的主要观点

区均有15度角的倾斜,让人感受到即将土崩瓦解的不稳定性。

全剧的结尾处,舞台则会更加倾斜。正房厢房、抄手游廊全部在外层覆盖了一层白纸,破旧得像是很多年没有住人。作曲家郭文景的音乐作品《悬棺》作为该剧配乐也别有一番意味,神秘凄切、若隐若现的音乐增加了全剧颓废和诡异的色彩。为了塑造一群旧北京的“活死人”,剧中每个主要人物出场时,都会有一段弦乐搭配,宛如墓地里走出鬼魂,让人不寒而栗。

本轮演出,除了部分调整,基本延续了上一轮的实力派班底。已演出过曹禺笔下众多人物的青年演员王斑出演曾文清。王斑坦言,虽然曾文清这个角色演出了多年,但舞台上的磨练让如今的他更接近人物。“这轮演出,我更注重人物停顿的节奏,因为曾文清这个人物需要大量的停顿才能表现出一种窒息感,用停滞来表现他的内心,带动起周围空气的氛围。”

除了加深人物“生命空壳”的内心体验,本轮演出王斑也更加注重对人物气质的培养。“曾文清是个琴棋书画都精通的人,他有一种文人气质,这种气质的培养需要我真的学、真的懂,比如古琴。”“为了学习古琴,我专门去拜了师,加上自己的练习,最后在舞台上才能自如。”

曹禺笔下的女性一直以独特的美与品格而成为舞台上耀眼的风景,支撑起《北京人》的众多女性角色也不例外。本轮演出中,思懿、愫方、瑞贞、文采,分别由北京人艺的张培、付瑶、孙茜、黄薇扮演,4个性格各异的曾家的女性被观众亲切称为“四小花旦”。张培的变身让很多观众惊讶——笑里藏刀的思懿的扮演者竟和《家》中温婉沉静的梅表姐是同一人;扮演愫方的付瑶,曾参演多部北京人艺话剧,虽然年轻但实力不俗;勇于走出樊笼的瑞贞,则由观众熟悉的青年演员孙茜扮演;《甄嬛传》里的槿汐让孙茜的表演深入人心,而《北京人》中,她饰演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媳妇,糊里糊涂被送入一桩无爱的婚姻,想要逃离却又被腹中的孩子牵绊;扮演文采的黄薇虽然是青年演员,但不久前《推銷员之死》中,她作为主角威利·洛曼的情人出场,戏份不多却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据悉,本轮演出将持续到5月20日。之后,话剧《蔡文姬》将继续北京人艺“永恒经典”主题。

灯光线条辉煌眩目,男女主角穿着打扮越来越豪华奢侈,越来越油头粉面,一掷亿金、场面恢弘的巨制、大片充斥银幕。但是,所有这些大都不过是一张“画皮”,骨子既苍白又渺小,味同嚼蜡,经不起一看。眼前五光十色,看完一团空白。作品的大,其实关键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在于积淀在其后面的生活的厚重和积累。有时候齐白石的一张虫草,远胜过画面上千军万马的轰轰烈烈。因为白石老人虫草的创作是他童年乡村生活天趣日积月累后慢慢发酵、孕育而来的。而有的画家画千军万马却是一天部队生活都没有体验过。所以,他画得再多,也没有血肉和灵魂。而齐白石笔下的虫草却带着永恒的田野生命的气息。体量大更要有生活。如画家王式廓画反映中国农村土改3.9米长的巨幅油画《血衣》,从延安时代产生初步想法,1949年参加北京郊区土改,1954年完成草图,1957年完成震撼人心的素描大样,1973年基本完成油画,历经20个春秋寒暑。在此期间他不断深入农村生活,对中国农民在特殊历史瞬间的巨大情感爆发,有着真切的体悟。最后他自己倒在河南农村给老农民画速写的现场,时间是1973年5月22日,也就是毛泽东《讲话》发表纪念日的前一天,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自己对《讲话》的理解。《血衣》成为中国重大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的最重要

作品之一,虽然是素描稿和未完成的油画,今天读来依然回肠荡气激动人心。厚积薄发,是真正的大,哪怕作品体量小。薄积厚发,是真正的小,哪怕你把画画得高楼大厦一样大,也仍然是空洞无物。

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当下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首先是中国社会经济最近30年的高速发展,再加上国家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大幅调整,使大部分早期或近期成名的艺术家物质生活迅速攀升达到了中产化甚至富裕阶层的水平。这种生存状态,使他们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小圈子,很少感受了解到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困苦、压力、追求和向往。艺术的兴趣和目光日益固化、狭隘,对生活挑战的痛苦和时代前进的欢欣,通通不感兴趣,眼睛只盯着终极目标上的市场、票房,金钱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有的忙着利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缝隙,上市、套现,让自己迅速成为亿万高薪;有的大牌演员拍戏带一群跟班,不看剧本,不背台词,导演提醒一句说一句,演个农妇却像二少奶奶。另一方面,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生活本身的快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即使我们很努力,也很难跟上,很难把握和理解。更何况,我们主观上还没意识到,自己有意无意中疏离了生活、疏离了时代。



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剧照

艺术·视野

看媒体如何助推京剧的春天

郭佳

4月26日,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奏响嘹亮的毕业歌,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及首届中国京剧流派班的106名学员接过毕业证书,郑重承诺将肩负起京剧传承的重任。而在此前的近半个月中,多台毕业汇报演出分别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推出,除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每日黄金时段直播外,北京市市属媒体文化版面上,关于京剧的新闻及评论占据了文化报道的大部分版面,近20种晚清的报纸上,除正史记载外,其中还不乏名伶八卦。像晚清曾轰动一时的名伶杨月楼、李春来的绯闻案的连续报道,《申报》、《顺天时报》等主要媒体都对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从开始时各媒体将杨月楼称为“淫伶”,一片谴责和讨伐之声,到后来因为媒体言论的开放,很快就出现了持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和文章,最后舆论竟渐渐倒向杨月楼。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尊重演员的人权和社会公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申报》等媒体推出的连篇大讨论,甚至对官府的决心和法律适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年后,各大媒体也相继报道了同样因为与戏迷相爱被告到官府的名伶李春来的案例,租界当局、清代的官府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发人深思。那个时代的媒

体和其他文献中,当然也包含了许多京剧界的八卦。从晚清报刊有关京剧的报道,可以看到媒体在社会思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有关京剧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甚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清末京剧在台湾演出受到追捧的情景。去年出版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中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来自于晚清的报纸,足见当时的媒体对京剧投入了怎样的关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媒介单一的时代,同时也是戏曲流派最辉煌的时候,戏曲在文艺广播中所占比重最大,一周4800多分钟的节目中,40%到50%都是戏曲。那时,广播似乎成了人们饱餐文化的唯一途径。不仅马长礼等名家长期“驻守”电台,一天演唱多场完成直播任务,就连一般不太跟外界接触,从不一对一教徒的梅兰芳,都亲自到电台参与过“大家跟着唱”节目的录制,给小学员教授过唱段。

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电视台成立后也常常转播京剧演出,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荀慧生当角、清代的官府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发人深思。那个时代的媒

体和其他文献中,当然也包含了许多京剧界的八卦。从晚清报刊有关京剧的报道,可以看到媒体在社会思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有关京剧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甚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清末京剧在台湾演出受到追捧的情景。去年出版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中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来自于晚清的报纸,足见当时的媒体对京剧投入了怎样的关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媒介单一的时代,同时也是戏曲流派最辉煌的时候,戏曲在文艺广播中所占比重最大,一周4800多分钟的节目中,40%到50%都是戏曲。那时,广播似乎成了人们饱餐文化的唯一途径。不仅马长礼等名家长期“驻守”电台,一天演唱多场完成直播任务,就连一般不太跟外界接触,从不一对一教徒的梅兰芳,都亲自到电台参与过“大家跟着唱”节目的录制,给小学员教授过唱段。

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电视台成立后也常常转播京剧演出,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荀慧生当角、清代的官府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发人深思。那个时代的媒

体和其他文献中,当然也包含了许多京剧界的八卦。从晚清报刊有关京剧的报道,可以看到媒体在社会思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有关京剧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甚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清末京剧在台湾演出受到追捧的情景。去年出版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中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来自于晚清的报纸,足见当时的媒体对京剧投入了怎样的关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媒介单一的时代,同时也是戏曲流派最辉煌的时候,戏曲在文艺广播中所占比重最大,一周4800多分钟的节目中,40%到50%都是戏曲。那时,广播似乎成了人们饱餐文化的唯一途径。不仅马长礼等名家长期“驻守”电台,一天演唱多场完成直播任务,就连一般不太跟外界接触,从不一对一教徒的梅兰芳,都亲自到电台参与过“大家跟着唱”节目的录制,给小学员教授过唱段。

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电视台成立后也常常转播京剧演出,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荀慧生当角、清代的官府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发人深思。那个时代的媒

体和其他文献中,当然也包含了许多京剧界的八卦。从晚清报刊有关京剧的报道,可以看到媒体在社会思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有关京剧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甚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清末京剧在台湾演出受到追捧的情景。去年出版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中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来自于晚清的报纸,足见当时的媒体对京剧投入了怎样的关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媒介单一的时代,同时也是戏曲流派最辉煌的时候,戏曲在文艺广播中所占比重最大,一周4800多分钟的节目中,40%到50%都是戏曲。那时,广播似乎成了人们饱餐文化的唯一途径。不仅马长礼等名家长期“驻守”电台,一天演唱多场完成直播任务,就连一般不太跟外界接触,从不一对一教徒的梅兰芳,都亲自到电台参与过“大家跟着唱”节目的录制,给小学员教授过唱段。

5月16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演艺集团出品、陈维亚任总导演的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将在国家体育馆推出。近日记者走进《天安门》排练现场,进一步了解这台晚会的台前幕后。

北京是一个很爷们的城市

对于执导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和55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建党90周年文艺晚会等重大活动的陈维亚来说,《天安门》是他第一次为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制作的一台晚会。大碗茶、京剧、鸟巢、浓厚的北京味儿溢满全场;在北京安家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声唱着《故乡是北京》的外来留学生,北京也并不排斥多元文化的融入……所有这一切,在历经创作组的精心打磨后,将作为一张宣传北京的名片,向外界展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

陈维亚说这部作品就像他用心呵护的孩子,这种感情源自他对北京特殊的热爱。

“我觉得北京是一个胸怀很宽阔、很爷们气的一个城市。”陈维亚说。1974年他第一次到北京,下火车安顿好住宿,第一件事就是招呼上同行的好友去看天安门。1985年,他如愿以偿到北京舞蹈学院求学,不断突破着艺术的高度。而今,20多年过去,北京的文化底蕴、文化品质让他陶醉其中。《天安门》对于他来说,与其说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如说是一部拍给所有身在北京的父亲母亲、邻里同事、亲朋好友的作品。

技术为感情服务

2011年12月中旬,陈维亚接受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任务,执导这部表现北京精神、展现北京风貌的晚会。基于陈维亚多次执导大型晚会的经验,这次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只有一个:你能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受电影的启发,全息技术、虚拟成像、现场3D特效等进入陈维亚的视野。创作组专门请了著名的“水晶石”数码设计专业团队,为观众创造了一段虚拟“北京人”通过幻影成像技术站立在观众眼前,在北京3000年相互交错的多重时空任意“穿越”的经历。与此同时,观众可佩戴3D眼镜,观看到神州八号和天宫一号对接的瞬间。

舞美设计师孙天卫设计了360度的圆形舞台,双向转盘营造出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长60米、高20米的180度环型巨大LED屏幕,非常真实而又夸张地提供了演出需要的背景……陈维亚同时强调,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永远是为感情服务的,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都不能湮没“人”在晚会中发挥的主体作用。没有僵硬的舞蹈,没有机械的、赤裸裸的

士等名剧都曾通过荧屏送达观众家中。从那时起,戏曲借助现代传媒成为社会话题的同时,随媒介的变化从表现形式上也步入了现代。但早期的电视戏曲形式很简单,同早期的广播一样,大都是现场直播,将剧场空间直接搬上荧屏。随后,以专栏节目介绍戏曲知识,将戏曲演员请至演播间。现今留存的很多录音、录像资料,都是由当时的电台和电视台记录下来的。

大众媒体集体关注促京剧新角儿诞生

近些年,随着全民娱乐化的蔓延,京剧早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从去年开始,随着京剧界自身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的介入,刚刚进入世界非遗名录的京剧,重又回归媒体关注的视野。去年,北京京剧院举办了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其间依托媒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颁奖晚会更是在国家体育馆由央视进行了现场直播。平面、网络、电视、广播等多家强势媒体的介入所产生的效应,创造了多年来京剧宣传规模之最。而擂台赛的第二天,当人们打开京城报纸时,惊讶地发现,平日子里在很多媒体都居于边栏一隅的京剧消息,不仅出现在了头版,甚至

《天安门》：
为北京而作的音舞诗画

本报驻北京记者 王晓风 李雪

请重新界定“专业”的界限

《天安门》汇聚了500多名艺术家,云集了舞蹈、音乐、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歌唱家莫华伦、丁毅、袁红、郑咏、谭晶等,还有自称为“新北京人”的外国演员郝歌以及“五洲唱响”组合都将参演。除了大腕明星,《天安门》最大的亮点在于采取联合观众同步创作、参与创作、互动创作和见证创作的方式,让观众参与创作的全过程。为此,创作组不仅艺术化地塑造了鲁迅、老舍等一批文化名人形象,还将邀请环卫工人、大学生、退休老军人等普通北京人同台演出。

《天安门》囊括了各行各业的人员,清洁工、送快递的人、空姐、小学生、交警、售票员……参演人员的年龄最小的4岁,最大的已有83岁高龄。

“我们在舞台上塑造的是栩栩如生的北京老百姓形象,做的是关于一座城市群像的晚会。它是一台北京人表现自己,同时更要自己在中间表现的晚会,这很有意思。”陈维亚向广大北京市民发出邀请,“所有北京人都在家里看电视,希望大家走出来到体育馆,面对一个真实的画面,看看你自己,就能更加体会到我们的生活有多幸福,多丰富多彩。”

刚刚学成毕业的青研班和流派班,其开办从招生选材到阶段教学汇报,多数都通过央视《空中剧院》的播放,向社会汇报教学过程,演员的表演通过荧屏被放大到观众面前,对演员的监督、激励作用和宣传、弘扬效果相辅相成。在让观众和剧团随时检验学习成果和学员成长态势,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尚未出科,却已是“科里红”。如今,京剧界已经形成了“两赛”(青京赛、学京赛)、“两班”(青研班、流派班)、“一院”(空中剧院)四年一循环的育人机制。而在业内,甚至把“一院”托举人才看得同“两赛”选人才、“两班”育人才同样重要。媒体的关注在提升京剧演员知名度的同时,将他们置于公众关注的氛围中,对他们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而正是这种压力让他们感到身上承担的责任,而这又反作用于他们,成为不断提升自我的动力。

今天的京剧如同一棵历经几百年的老树,依旧根深叶茂、气脉悠长,正等待懂得陈年之美的人来欣赏。如果有了从业者和媒体的合力,或许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京剧已经过了它的唐诗时代,但我们必须承认,京剧一定会迎来它的宋词时代。”

话剧《北京人》首度『回家』

本报记者 刘 森